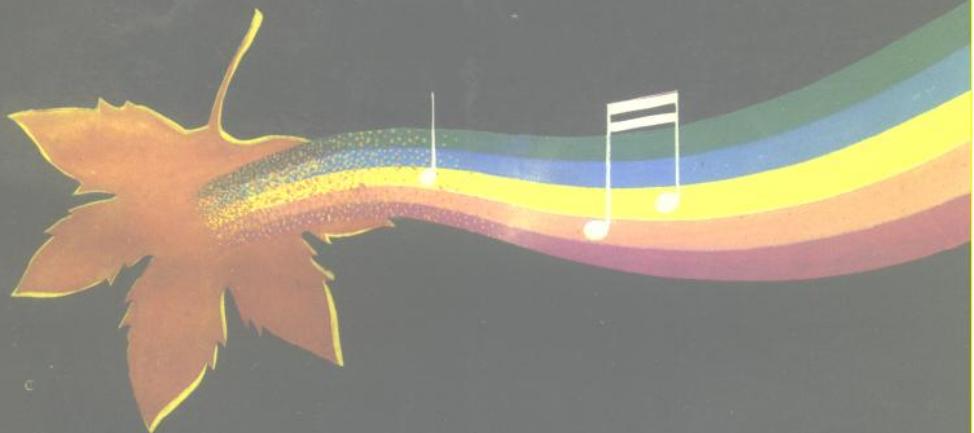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

书 号	G2·1/ TCHb 72
总 记 登 号	G2963

# 秋蝉余音

李 凌 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# 秋蝉余音

(晋)新登字 2 号

秋蝉余音

李凌著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太原市四方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1.25 字数:50.25 千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4500 册

\*

ISBN 7-5378-1129-6

I·1107 定价:12.50 元

G7.1/  
ICHb 72

G 2963

# 秋蝉余音

## 代序

本来《遥念》印后，就打算不写了。后因访美，又出了两本音乐国外之音，一是《红鹤乡音》，一是《访美杂谈》，其后还编了《音乐札记》第二集。

今年，已八十整，但看到同志们努力，同时在工作上碰到的困难不少。不说几句话，于心不安，又吱吱喳喳起来。

但愿它是《秋蝉余音》吧！

注：我出过四本《音乐杂谈》，“漫谈”，“漫话”，“漫笔”，“随谈”等书名都用过，其后就只好用什么“音乐流花”，“札记”，再想用什么别的书名，也不易与题，就索性把它论作“秋蝉余音”吧！

书名定了下来：《秋蝉余音》，一看好像有点凄清、消极的味道。

但实际上，我并不陡然的伤感，人是动物，不像矿物，动不动就多少亿年，不像植物中的松、柏、银杏，几千年都有，也不像动物中的龟、鹤，上一二百年的不少。

传说我们祖先中有个彭祖，活到八百岁，那不可靠。以往，几千年的经验，曾有“人到七十古来稀”，甚至还有什么“人生七十刚刚开始”之论。

一个人到了八十，也加入“稀”的行列了，也的确有许多象征，使我感到已入“残年”。有许多零件不中用了。耳聋，脚浮……蝉到了秋末，就相继完成生命的最后的航程，雄的死去，雌的交配后钻到地里产卵，自己也殉身地下，第二年卵在地下蜕变成蝉，南国大约三四月就成幼蝉出土，蜕壳，立冬月前衰老，但北国，我在1978年7月在大连“八一”医院疗养时，8月中还有幼蝉出土，但大连9月底就变冷，实在生命从成蝉到死亡只有一两个月。

人的生命比蝉长了几百倍，但已进入八十岁了，实在也像蝉儿到了残秋，不管你是悲观也好，乐观也好，残年就是残年，这也是无法抗拒的。

关于“秋”，自来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感受。

秋是一年中的第三个（春、夏、秋、冬）季节，气候转凉，自然界的一年生命的动物，开始衰老，一年生的草本植物，大多入秋，也开始枯萎。是容易使人感慨的。

古来不少骚人，墨客，对秋山秋水，秋草秋木，秋风秋雨，秋阳秋月，秋蝉秋雁，秋声秋态……，一切一切，都因气候的变化，在生态上有所不同，从而触起不少诗人墨客，以时兴叹，因物动情，写下不少诗文。

第一种是悲秋，较早，宋玉就有过：“悲哉，秋之为气也，草木摇落而变衰”。汉武帝在《秋风辞》中也有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……，欢乐极兮哀情多，少壮几时兮奈老何。”叹欢乐不常，少壮难永。

余如柳宗元的“海畔尖山似剑铓，秋来处处割愁肠”，李贺的“秋风吹地百草干，华容碧影生晚寒”。苏颋的“心绪逢摇落（秋木凋残），秋声不可闻”（《汾上惊秋》）

粤剧中的《游子悲秋》起首就是“一别家园不觉秋凉”……《悲秋》中的“一年年好景，飞快流逝”，颇令人伤感。这许多许

多诗文歌曲，大多是认为秋风肃杀，冷落萧条，是容易引起敏感的知识分子，触景伤情。

杜甫写过许多伤秋的诗，他的《秋兴》：“丛菊两开他日泪，孤舟一系故园心”。另一首《秋兴》中的“同学少年多不贱，五陵裘马自轻肥”，也是因秋兴，感怀身世之作。的确，世态动乱，不少当年的同辈都高升了，但大多都是自己只顾自己，而自己命途不济，到处漂零，因此他在《秋兴》之中就有“关塞极天惟鸟道，江湖满地一渔翁”之叹。就是说，当然盛唐景况已消失了，如今荒凉冷落，但要想回去长安是很困难了，只落得像一个到处漂泊的渔夫。

本来，“中秋”是很使孩子们高兴的节日，秋高气爽，圆月当头，是很令人欢悦的，但在离人的心里，却充满着悲哀。我曾写过《中秋“眺禾楼”》，其中就提到杜甫的“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”，苏轼的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表面好像洞达世情，“古难全”，但也掩饰不了他的惆怅。倒是程颢的《秋月》坦率、“隔断红尘三十里，白云红叶两悠悠”。苏轼另一首《中秋月》，也多少露出了他对身世漂零的困恼，“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？”也道出他的不幸的遭遇，到处不得安身之苦。

杜甫写过同情老百姓，知识分子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但他伤秋最沉痛的，莫如《登高》：

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，  
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  
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，  
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

杜甫当时在夔州，举国兵乱，百姓痛苦，自己到处漂零，生计无着，登高所见，一片苍凉，恢廓的气象，不胜感慨，年老多病，本来想借酒消愁，又因久病，刚刚戒了酒，心绪是难堪的。

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这也是人情之常，就拿中秋“重九”来说，就有不少诗人，为之牵起思乡之情。（见《中秋跳禾楼》）

粤曲中，有一曲《客途秋恨》，什么“秋风秋雨撩人恨”，全曲抒述思乡之情，像赵嘏的《长安秋夕》，“鲈鱼正美不归去，空戴南冠学楚囚”，因述说自己想念家园，却因受宫庭的拘禁不得归去之苦，和“一身长在百忧中，鲈鱼正美急秋风”差不同。

秋之所以引人悲伤，欧阳修在《秋声赋》有过比较详尽的申述：

“噫嘻悲哉！此秋声也，胡为乎来哉？盖夫秋之为状也，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；其容清明，山川寂寥。故其为声也，凄凄切切，呼号愤发。丰草绿缛而争茂，佳木葱茏而可悦；草拂之而色变，木遭之而叶脱；其所以摧败零落者，乃其一气之余烈。夫秋，刑官也，于时为阴；又兵象也，于行用金；是谓天地之义气，常以肃杀而为心。”

天之于物，春生秋实。故其在乐也，商声主西方之音；夷则为土月之律。商、伤也，物既老而悲伤；夷，戮也，物过盛而当杀。

嗟呼！草木无情，有时飘零。人为动物，惟物之灵，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，有

动于中，必摇其精，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，忧其智之所不能，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，黟然黑者为星星。奈何以非金石之质，欲与草木而争荣？念谁为之戕贼，亦何恨乎秋声！”

他的解释，除去“五行”论外，大致是切合实际的。但他流露出对大自然的给予人民影响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思，可以研究。

第二种，认为“秋”不一定是引起悲伤的季节，这是由于秋高气爽，使人襟怀大开，万里无云，一碧万顷，更是促使一些“累败累征”的战士呈现豪气的时刻。如刘禹锡在《秋词》一诗说：

自古逢秋悲寂寥，  
我言秋日胜春朝，  
晴空一鹤排云上，  
便引诗情到碧霄。

刘禹锡当时因提倡革新失败后，被贬到朗州，但他并不因此消极，对秋也有另一种感触，他否定向来悲秋观念，说秋比春更使人意气风发，由于天高云淡，心胸为之一开，诗情也随着凌空的白鹤高飞了。

他在《始闻秋风》中：“昔日黄菊与君别，今听玄蝉我却回，五夜飕飗枕前觉（五更时分，被寒秋风声所惊醒），一年颜状镜中来，（老了）。马思边草拳毛动，雕眄青云睡眼开。天地肃清堪四望，为君扶病上高台”。表示秋高气爽，正好登高远眺，表示不服老还想为国立功之情。

杜牧的《山行》：

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  
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

也是赞美秋景，使人意气一爽的赞词。

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也是赞赏秋景的宽阔，愉悦。

曾几的《秋苗喜雨》中的“久晴骄阳转作霖，梦回凉冷润衣襟……，无田似我犹欣舞；何况田家望岁心”。它表达了诗人对秋雨的喜爱，和对盼望庄稼丰收的农民的关切”。秋风秋雨，也不一定是撩人恨的。

严武的《军城早秋》，

昨夜秋风入汉关，朔云边月满西山。

更催飞将追骄虏，莫遣沙场匹马还。

它和王昌龄的《从军行》

琵琶起舞换新声，总是关山旧别情。

撩乱边愁弹不尽，高高秋月下长城。

也大异其趣，与戴叔伦的“愿得此身长报国，何须生入玉门关”相映生辉。

杜甫有过好几首伤秋之作，但他的《江汉》

江汉思归客，乾坤一腐儒。

片云天共远，永夜月同孤。

落日心犹壮，秋风病欲苏。

古来存老马，不必取长途。

述说他在艰苦岁月，命途多难中的心境，年老了，心犹壮，秋风一吹，反而病情有好转。老马虽老，还是有别的效用的，兴国救民，还是可以出一些力的感慨。

我对于“秋”，也认为它能触起哀愁的一面，这是自然现象，是受自然规律的约制，是夏转入冬季的过渡，自然界山水，风雨都会受到影响，前面已提过，大自然在入秋以后，不少一年生的动植物，就会开始枯萎或逐渐死亡。螟虫，蝉，蝴蝶这些一年生动物，产卵后就死去，一年生草木，如指甲花，胭脂花，江南

菊结子后就开始凋谢，这是无法抗拒的。

凡要工作，艰难避免错误、挫折和失败，也很难不做蠢事，也会苦恼，甚至忧伤。

过去所喊的“人有多少胆，地有多少产”，那是一种唯心之论。

但人们总是希望不断认识自然，掌握自然规律，从而不断逐步改造自然，说得重一点，就是一点一滴地征服自然。尽可能减少自然对人类的影响、阻碍和祸害，对社会也是如此。从女娲补青天，到愚公移山，发明避雷针，人工造雨，到围海造田，造林防风，改造沙漠……，都是在这方面的奋斗、追求。

我有时也因风伤感，记得小时候，不知为什么，听了粤曲的洞箫吹奏的《悲秋》（又称《紫云回》），心里感到辛酸，有时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灾难，触景伤情也会伤心。但想到几百年来，中华民族的处境，对于不幸的历史留下来的过于沉重的包袱，还是不能不背，社会风气，人与人之间的不理想的关系，也包括对事物的认识的差距，不能不迎接。说得概括一点就是社会规律和它所遗留的恶习、恶意，不能不对付，你逃避了，只能把矛盾让给别人或后辈去解决。

伤心，自然还是伤心，但徒然的悲伤又能有什么作用呢。

鲁迅说过，对黑暗的社会、徒然的悲哀，叹息、叫苦，呻吟，没有用，只有站起来去怒吼、战斗才有出路。

陶行知也说过，旧社会，旧习气，不改造没有前途，战斗也可以有失败，甚至屡战屡败，而一个真正的战士，只能以“屡败屡战”的雄心，才能克胜。

几百年来，中国民贫国弱，自然使人伤心，有些人就“恨不生为异国人”，骂黄土，骂黄河，骂长城……。想当西崽。

但正因为民贫国弱，也就不断出现如章太炎，孙中山，秋瑾，以至李大钊，毛泽东，周恩来，朱德，邓小平，鲁迅……等伟人。也就是说，民贫国弱不好，令人伤心，但也正因为令人伤心，才

涌现这许多先烈。

“秋”有使人伤感一面，但的确也有天朗气晴、使人胸怀大畅的一面。

我记得小孩时，就很盼望中秋，“中秋”在孩子心目中，仅次于春节。

其次“重九”也颇惦念，因为广东风俗，春天不准放风筝，到了七月节过后，开始秋风疾疾，才时兴放纸鹞，我是扎纸鹞小能手，七、八、九月，只要有北风，就大放。

九月九日重阳节，是“纸鹞，登高”节，说过了重九，再放风筝就受到禁忌，因此，九月九那天，所有有纸鹞的人，都把纸鹞送到“玄母”娘娘住处，高挂起来，说是把病痛抛掉。只有少數人大胆，把“蜈蚣”风筝收起放在厕所，射过迷信老人的耳目。总之，孩子们对重阳佳节，也是恋恋不舍的。

因此，秋天于我，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“悲”。就是说，有悲也有喜！

秋天，除了引人生悲以外，也有不少诗人，借秋抒发自己对人世的忧虑、担心。

杜甫的《白帝》中的“哀哀寡妇诛求尽，恸哭秋原何处村！”就是表现了“安史之乱”后，老百姓被搜刮净光，广大人民流离失所，在死亡饥饿线上挣扎，民生凋零，秋天原野上到处一片哭声。

许浑的《咸阳城西晚眺》中的“鸟下绿芜秦苑夕，蝉鸣黄叶汉宫秋。行人莫问当年事，故国东来渭水流”。这是由于他预感到唐皇朝将要灭亡，身临咸阳秋景，感到天气大变，荒凉、零落。会景生情，想到唐皇朝也可能像大秦，盛唐那样走上灭亡的命运，这是诗人对国事的隐忧，也是希望触发广大人民觉醒起来，以救垂危之作。

蝉之为物，好像与世无争，有爪只用来钩钩树叶，树皮，对强者毫无作为，只供别的动物食用，连螳螂都敢欺负它。小的时候，读到“螳螂捕蝉，雀捕螳螂……”，心里就愤愤不平。

它吃得很简单，清淡持身，没有牙齿，只有吸管，可能是吸些露水或什么树汁之类过活。

古来不少诗人，墨客，亦曾用蝉来歌颂清高，最早有屈原的“蝉蜕于浊积，以浮游尘埃之外”。是说蝉虫从污泥中出来，蜕变高飞，对污浊的人世是不愿同流合污的。

唐骆宾王有首《在狱中咏蝉》。诗前“序”写得很清楚，因他数次上书言事，受到监禁，狱旁有几枝古槐，槐上的秋蝉鸣，“发声幽息”，引起他许多感慨，他认为蝉“有目斯开，不以道昏而昧其是，有翼自薄，不以俗厚而易其贞”，“感物抒怀，写了下面的诗以自喻：

西陆蝉声唱，南冠客思深。  
不堪玄鬓影，来对白头吟，  
露重飞难远，风多响易沉。  
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。

他是借蝉的高洁来说出自己的不肯同流合污，以至获罪下狱，他深感“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”之苦，如今入狱，有多少人能理解自己呢？后来骆宾王为徐敬业写了一篇讨檄武则天的文章，这也可见他早就对当朝的不满。已有伏笔了。

李商隐有一首《蝉》：

本以高难饱，徒劳恨费声。  
五更疏欲断，一树碧无情。  
薄宦梗犹泛，故园芜已平。  
烦君最相警，我亦举家清。

意思大致是，蝉被称为清高的虫，它只餐风饮露，难得一饱，每天无可奈何地在树上唱着怨恨的歌，到了五更天，人们活动起

来，熙熙攘攘，蝉鸣的声音就显得稀疏，几乎听不见了。树林虽然碧绿茂盛，但它没有什么情思。它是不会理解你的啾鸣的。我在外做官，也是很淡薄，没有多少油水，到处漂零，很不安稳，幸好家乡荒芜的田园，已经稍有起色。我很感谢你那像警钟般的鸣响，它提醒我，你我一样清贫，淡薄，恐怕不久也会回到家园去的。

有人说，这诗“字字咏蝉，却句句都是自况”，“与蝉同病，亦与蝉同操。”

南国的蝉，种类不少，最小的比小指还小，是黑多红少，娇小玲珑，非常可爱，但不会鸣响。它较早出土。大约在“清明”节前就在灌林中飞舞，飞不高，容易被小孩捕捉。比这大一点的，苍色身短。“叫山蝉”，雄的会鸣响，但只是“喳”的叫几声。大的也分两种，一种是普通蝉、雄的会叫“知了，知了”，但歌声不美。最大的一种叫“金蝉”，（可能就是北方叫“玄蝉”或“蜩”那种），全身黑油油，很有风姿，称得上“英雄蝉子”。雄金蝉鸣响最优美，声音嘹亮，没有杂音，纯清，达远，声音的共鸣度是够理想的，歌唱也很有韵律，孩子都喜欢捕捉这种“金蝉”。一到“端午节”前后，到处高唱、非常引人。孩子们就拿“碱水粽”砸烂，粘在长竹竿上，去粘它，一听到“金蝉鸣唱”，就是去捉它。

蝉有个特点，在一颗树枝上唱完，就飞到另一树枝上再唱。所谓“洩尽残声过别枝”。是不是像许浑诗《溪亭》中所说：“蝉响螳螂急，鱼浮翡翠闲”，由于鸣响吸引螳螂来找麻烦，或怕孩子来打搅，唱完就溜光不得而知，反正，蝉是被欺侮的动物，是弱者，只好唱完快溜，也有可能。

我对蝉有好感，主要不是由于它清高，如能洁身自爱，又不恃势凌人，是一种美德，甘于淡薄，不趁机捞一把，也应受人尊敬。

但我生当乱世，还未出生，英国佬就攻进虎门，广州。正念中学，日本帝国主义就占了东三省，后来正把几亿人口变为亡国奴。要想清高，谈何容易呢？

我倒是对它，身体现有一个发音器官，就不管一切，高声“争鸣”，不肯罢休。到了初夏，林间到处竟响，使人感到像置身于闹市中，的确热闹非凡。

对于他们的歌唱，有好几种意见，一种是从辩证角度来看：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，但也有人，认为它唱的单调，有时还不识时务，到处乱叫，我小时就看到，一个农家，让小孩在树下乘凉睡觉，突然，一个不懂事的蝉儿飞来，在附近的树上响起来，把小孩吵醒，大人就把石头掷去把它打走。

蝉的鸣唱，的确保守，总是唱它那几声古典音调，“知了，知了”有气无力的“知”个不完，但的确是“千音同声，万声同形”，千篇一律，一点不懂得改革、创新。因之，韩愈就在《荐士》中有：“齐，梁及陈隋、众作等蝉噪”，意思是说，齐、梁、陈、隋诗不少，都是多而杂、无甚大价值。

韩愈对蝉音还特别反感，他在《秋怀诗》中：

秋气日恻恻，秋空日凌凌。  
上无枝上蜩，下无盘中蝇。  
岂不感时节，耳目去所憎。  
清晓卷书坐，南山见高棱。  
其下澄秋水，有蛟寒可罾。  
惜哉不得往，岂谓吾无能。

意思是秋天一到，天气萧条，寒冷，蝉嘈和苍蝇不见了，秋天我不但没有感到悲伤；相反觉得秋风把这些政治上的小人，坏蛋吹走，耳目一清，可惜水中还有害人的野物，朝中的作恶奸臣和军阀还没有铲除。可恨我只是一个博士冷官，对政局起不了什么大作用。不是我不希望把这些家伙清除，表示了他的不甘合污

的意志。

他把蝉鸣当为讨厌对象。

我欣赏蝉鸣，恐怕也不是在于它鸣唱怎样优美，鸣中有什么高见。而主要是在于它，虽然鸣唱不怎样精彩，但自己既然出生在这天地间，又天生有一副响亮的发声器官，就应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，即使到了凉秋，生命快要完结了，仍然不自量力，不顾人家讨厌与否，一股劲地唱鸣，以至生命结束，才退出舞台，这点，我是异常佩服的。

陆龟蒙在首《闻蝉即席诗》：

绿荫深处汝行藏，风露从来是稻梁。

莫倚偏枝纵繁响，也应回首顾螳螂。

意思是不要光去批评别人，言多必失，提防身后的螳螂把你吃了。蝉鸣，每每成为丧命、杀身的祸根，即使螳螂不来，也要常受孩子们的打搅。

我也知道，早年为了抗日、解放，正像马可写给我的诗上所说：“鱼龙混战古沙场，烟硝烈火皆文章”。写过不少论战式的东西，唇枪舌剑难免不伤害于人。建国后，“将军余勇今安在，百花丛里锄耘忙”。转而谈艺术，也的确写过不少得罪人的文章，其中坏话，错话也不少，这也由于我观察事物、判断事物失误，或不周之故。曾受到多次批判。

1979年，写过《过刚则直，过柔则靡》，和称颂《新歌十五首》，有人提出，“这个老头不要再写了”。我也真从1980年1月停笔，一直忍了七个月，但参加吉林举行的东三省音乐周，看到许多现象，许多同志的创作，表演遇到困难，加上大会特别的要求，又开戒了。

这不完全由于“江山易改，品性难移”，喜欢争论，屡教不改。主要是看到乐坛有时陷于混乱，许多同志难以工作，比如交响乐、

合唱，独唱，独奏事业，民族音乐事业、歌剧，舞剧，甚至戏剧，曲艺，长期处在不死不活的情况下。

本来，关于艺术上，科学上的问题，应该通过英明的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通过讨论研究，求得解决。但是，某些同志，根本不管这些，连艺术上带有严重的方针政策性问题，每每喜欢采取行政方法解决，或武断专行。

比如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，在性质上有什么区别，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来解决，根本不研究，笼统地提出什么“艺术就是商品”，“把它抛向商品市场竞争，办不下去就让其自生自灭”。

比如艺术发展方针，应刻明确提出提倡什么？保护什么？容许什么？禁止什么？连商品也有界限，毒品、假药，就不能容许，而我们在艺术上，则就放任自流。

赶时兴并每是一涌而上，到头来又来回折腾，这种伤心的史实屡见不鲜。

我认为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是非常可贵的。它会使人看得宽一点，远一点，避免许多专衡独断，自己也得到对方的提想，使观察问题能周全一点，深透一些。

我们认识问题，论断问题，很不容易，也每每失之太偏，喜欢把事物看得简单，想得太简单，创作也常是写得太直，太单调，爱得太窄，壮士不能悲秋，英雄就不能找爱人，爱妻、爱子，战士就不能爱姑娘，艺术有阳不能有阴，有柔就不应有刚，要政治就不能要艺术，反之，要艺术就最好和政治远离……。要发扬民族传统就非排处不可，要发展轻音乐就非把古典音乐美，外国优秀传统美一切彻底决裂掉不肯方休……。

· 总不肯下点力气，把事物的性质作点认真的分析、研究，灵感一来就起轰！……

其实，世态总是无限复杂，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曲折折，人们的喜好就是多种多样的。历史也总是在矛盾中向前进展。

悲秋也好。乐秋也好，只要有抱负，在有进取心的人的心中，他总会在悲和喜之中，抒发他的心境和志向，不管是道出人生的忧虑，或抒发自己的喜悦，处在逆境或顺境，也总是从对世态的针贬或歌颂中看到他的爱国忧民的心思，和对人情、友情的关心和抚慰。

为什么不能“不薄古人，爱今人”呢？为什么不可以爱“中”又不排“外”呢？为什么？……

第二，在艺术事业设置、安排，和具体措施上，也会由于客观的需要，而有主次，多少，先后，缓急之分，有急需调整，约束，限制，或加强扶持之分，这是从事业的发展进行中、从整体考察而制定方案，这也需要讨论，研究和争鸣。

第三，整个实践，还要从时代的发展，和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来考察，而有主流，支流之分，特别是代表时代命脉，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音乐，应该分出什么是时代的主流，什么是次流，支流。

音乐艺术，有高尚和庸俗，好和坏之分，要想忌讳是忌讳不了的。

第四，音乐创作，表演，教育、出版；音乐工业……方面的：

- 1) 创造有中国社会主义民族音乐的特色的问题。
- 2) 一手伸向古代，一手伸向西洋，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，既要广收博取，又要有所本；中西兼顾，同荣共茂问题。
- 3) 音乐艺术创造中的艺术表现，就更为复杂：
  - a 政治性与艺术性有机的结合。
  - b 既要变化，又要统一。
  - c 既珍视个性，也要照顾到共性。
  - d 流意主流，不能忽视支流。
  - e 既贵多采，也重纯朴。
  - g 刚柔并用，加深艺术的对比性。